

# 蝶語寓言——論東方白寓言小說中的老莊思想<sup>i</sup>

戴華萱<sup>ii</sup>

## 摘要

本文以東方白最喜愛的創作形式—短篇小說為研究範疇，指出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東方白，在他的寓言小說中傳達出三點老莊智慧。正由於老莊均身處亂世，因此通過老莊思想省思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十分切合。其一，對無所不在又不可言說的「道」，東方白提出只有通過個人真實生命的體會始能悟道的哲理；由此寓意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困惑，只能通過自我體悟而非言傳可解決。其二，指出名位、財利都是身外之物，唯有不假外求的人生觀，才能擁有生命中真正的財富與名聲。由此指涉 1970 年代逐漸資本化的台灣社會，為了營求外物而損害本性，甚至喪失性命，是為本末倒置之舉。其三，提出對「有用 / 無用」的深刻反思，若能體悟道家不執著於世俗標準的思想，才能活出真正生命的價值與光采。而東方白正是希望透過這些現代版的寓言小說所傳達出的老莊哲思，讓讀者能在參解透悟後得以在有形的紛擾人世，獲得無形的心靈安頓。

**關鍵詞：**東方白 寓言小說 老莊思想 東方寓言 慧的文學

---

<sup>i</sup>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sup>ii</sup>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The Butterfly Fable:  
The Lao Tzu and Chuang Tzu Ideas in  
Dongfang Bai's Fable Fiction  
Tai, Hua-Hs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Dongfang Bai's favorite form of writing – short story, and indicates the three points of Lao Tzu and Chuang Tzu wisdom that appear in the fable fiction of Dongfang Bai, who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aoist ideas. Both Lao Tzu and Chuang Tzu lived in chaotic eras, therefore reflecting on the problems the Taiwanese society faces with their ideas is appropriate. First, for the unspeakable Tao that's everywhere Dongfang Bai puts forward the philosophy that an individual can only truly understand life by living it; it is similar to the confusion the Taiwanese have with identity, which can only be made clear by self-realization and not by verbal teaching. Second, he points out that fame and wealth are both external matters. Only with an outlook on life that's free of externality can achieve the true wealth and fame of life. This indicates that in the gradually-capitalizing Taiwanese society in the 70s, lives were harmed and even lost due to the pursuit of external matters was a preposterous behavior. Third, he raises the reflection on "useful/useless". Only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aoist ideas that do not fixate on worldly standards, then a valuable and honorable life can be lived. It is exactly what Dongfang Bai hopes to achieve with his modern fable fiction which is a medium for Lao Tzu and Chuang Tzu's ideas. That the readers will receive peacefulness in the intangible soul, in this tangible, chaotic world.

**Key Words:** Dongfang Bai, fable fiction, Lao Tzu and Chuang Tzu ideas, Eastern fables, literature of wisdom

## 一、前言

有一天，一對龍鳳蝶停在一朵蓮葉上曬太陽，忽然那龍蝶開口對那鳳蝶說：「剛才我夢見我是莊周，一股勁寫了許多寓言。」

「什麼寓言？」

「已經記不清了，只還記得寫的時候痛苦萬分，恨不得化做一隻蝴蝶飛離囂塵。」

「哼！你本來就是蝴蝶嘛，還羨慕什麼蝴蝶？」

說罷，兩蝶相對，啞然失笑，於是伸展翅膀，翩翩飛到天空去了……。<sup>1</sup>

這是東方白在《東方寓言》（1979）以〈蝶語〉為名的代序，也是所有書序中他最喜愛的一篇。<sup>2</sup>無庸置疑地，這篇小巧晶瑩的序文乃東方白模擬莊子「莊周夢蝶」的寓言所寫成的。<sup>3</sup>始終視「莊周夢蝶」為創作最高鵠的的東方白，<sup>4</sup>從原故事裡的莊子夢見自己成為一隻自由自在飛翔的蝴蝶，將之轉化為蝴蝶夢見變成了寫寓言故事的莊周，十分俏皮有趣。其實，在他的隨筆或文學自傳中，東方白從不掩飾對老莊思想的崇仰以及如何對他的人生產生至深且鉅的影響。因高中偶然在「圓環」夜市地攤翻讀《老子》，由此啟蒙了他的東洋哲學之路；<sup>5</sup>其中，對道家能以簡短文句

<sup>1</sup> 東方白，〈蝶語 代序〉，收入氏著《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79），頁1。

<sup>2</sup> 參東方白，《真與美（一）——東方白文學自傳》（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頁228。另，東方白也提及了寫這篇自序的因緣始末。原來東方白寫信邀請白先勇為這本書寫序，白先勇回信說：「你要我替你的小說集作序，本來是很應該的，但你的大作我實在沒有研究，只看過『現文』上的幾篇，不敢遽下結論。……我覺得寫文章應當負責，不是由衷的話不要寫，所以請你原諒」，因白先勇的婉拒，才有了這篇自序。

<sup>3</sup> 「莊周夢蝶」的寓言出自〈齊物論第二〉，原文為「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詳參[晉]郭象注，《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81），頁112。

<sup>4</sup> 當東方白2011年積極投入「精100」的寫作計畫時，就期許自己「這100篇中若真能出現類似『莊周夢蝶』（四十八字）的佳作（而且我有預感可以寫得出），此生無憾矣！」參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頁6。

<sup>5</sup> 東方白自陳閱讀了《老子道德經》後，猶如闖進東方智慧的寶殿，並直言老子對他的影響至深且巨，而且一生一世。參東方白，《真與美（一）——東方白文學自傳》，頁254。

開展出千古不移、四海皆準的哲理思想，孺慕不已。除了對僅五千言的《老子》卻足以道出宇宙真理的推崇外，更對莊子只有四十八字的「莊周夢蝶」，日後竟能成為傳諸四海、永垂不朽的寓言故事再三讚嘆，<sup>6</sup>進而期許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寫出一篇五十字的〈東方夢〉，<sup>7</sup>無疑是將「莊周夢蝶」的寫作境界視為自己不斷向上突破的目標。

若由創作的諸多文類觀之，以短篇小說起家的東方白，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裡，該文類的出版量不少，<sup>8</sup>其中有許多篇章極具寓言性。彭瑞金就以為東方白的短篇小說取材廣闊，充分展現他對人間世相觀察的機智和洞見；<sup>9</sup>歐宗智則指出這一類的作品表現出「情感真摯以動人、形式力求美的感染力、思想具哲學之善的啟發」的創作特色。<sup>10</sup>雖然將他文學成就推向高峰的是耗時十年且逾百萬字的大河巨著《浪淘沙》(1991)，但他卻毫不諱言地宣示短篇小說才是他最愛的創作形式，<sup>11</sup>甚至在2011年信誓旦旦的投入「精100」的寫作計畫，本預期創作出一百篇精短篇小說，雖至今因故仍未完成，<sup>12</sup>但可見他對短篇小說此一形式的熱愛。他正是以為

<sup>6</sup> 東方白：「我天性喜歡老子而不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因為——老子把整個宇宙縮成三千字。杜氏將三千字擴成整個宇宙。」參東方白，〈老與杜〉，《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2005.04.15)，頁238、239。筆者案：老子三千字應為東方白筆誤，老子一書有五千字。東方白：「莊子的〈莊周夢蝶〉僅四十八字，卻傳諸四海，永垂不朽。今人寫小說動則四萬到八萬字，稿費多了，卻石沉大海，無人憶及。」參東方白，〈四十八字〉，《台灣文學評論》第六卷第二期(2006.04.15日)，頁234。

<sup>7</sup> 東方白回覆給歐宗智的信中寫道「每晚沉思《精百系列》，看有一天能否寫出一篇五十字的〈東方夢〉(多〈莊周夢蝶〉二字!!)」東方白、歐宗智合著，〈東方文學兩地書〉，連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十卷第四期(2010.10.15)，頁222。

<sup>8</sup> 東方白所創作文類除了囊括短、中、長篇小說外，還有散文、自傳、生活隨筆、書信、日記。若不論字數，以短篇小說出版七本為最多。見附錄一。

<sup>9</sup> 彭瑞金選編，《國民文選——小說卷III》(台北：玉山社，2004)，頁109。

<sup>10</sup> 參歐宗智，〈真善美的永恆追求——東方白短篇小說創作導論〉，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9-31。

<sup>11</sup> 東方白花了十年寫《浪淘沙》(1980-1990)，往後又花了十年寫《真與美》(1992-2001)，爾後又開始寫短篇小說後直言「短篇小說本來就是我的最愛」。參東方白，〈自序〉，《魂轆：東方白「後浪淘沙」小說集》(台北：草根出版社，2002)，頁10。

<sup>12</sup> 東方白在《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的序言中表示，六月底之前，會將《真美的百合》完成，積極投入「精100」的計畫中，此書又是五年至十年的長期抗戰，不一定能完成100篇，但目標無妨大一點遠一點，給自己鼓勵。參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6。然因2007

短篇小說對讀者所產生的力量，並不遜於一篇大河小說。<sup>13</sup>若細究之，廣博涉獵中西文學與哲學的東方白，對莊子寓言故事的愛不釋手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我天生喜愛「哲學性」、「思想性」的抽象文學（寓言、神話、深具人生意義的短篇小說）——莊子〈夢蝶〉、列子〈愚公移山〉、陶潛〈桃花源記〉、莫泊桑〈項鍊〉、契訶夫〈打賭〉、芥川龍之介〈蜘蛛之絲〉是我的六個最愛，五十年來此情不變，由此可以說明我為什麼要寫寓言小說？<sup>14</sup>

「莊周夢蝶」是東方白最鍾愛的作品之一，而「寓言」一詞，亦是始見於《莊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sup>15</sup>莊子在此指出，寓言是一種借助他人言談或故事來表達所欲寄託事理的方式，讓聽者／讀者透過故事的參解獲得比直言說教更振聾發聵的效果；就好比父親誇耀自己的兒子，不若旁人稱讚來得管用的道理一樣。此外，瑞士漢學家畢來德則提出莊子採取對話式敘述的寓言，是表達對人生看法最有力的一種方法，<sup>16</sup>這或許正是向來力行開拓「慧」的文學的東方白喜愛創作寓言故事的原因。東方白以為一篇最上乘的好作品，也就是「慧」的文學，除了必須具備動人的、有趣的、充滿想像力的故事外，更重要的是還要傳達故事背後的言外之思，其思必須是能超越時空，達行諸四海而皆準、放諸後世而不悖的智慧與真理，<sup>17</sup>進而提高讀者的精神境界。對東方白而言，最能在短篇小說中達

年2月東方白愛妻病故，致使此「精百短篇計畫」為之中輟。

<sup>13</sup> 東方白回覆歐宗智的信中寫道「別小看這小小文章，如果寫上三、四十篇，力量就不可忽視了，絕不遜於一篇大河小說（《莊子》就是最好的例子）。」參東方白、歐宗智合著，〈東方文學兩地書〉，連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九卷第三期（2009.07.15），頁222。

<sup>14</sup> 東方白、歐宗智合著，〈東方文學兩地書〉，連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十卷第一期（2010.01.15），頁152。

<sup>15</sup> [晉]郭象注，〈寓言第二十七〉，《莊子集釋》，頁947、948。

<sup>16</sup> 畢來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著，宋剛譯，《莊子四講》（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頁61。

<sup>17</sup> 分見東方白：「好的作品——行諸四海而皆準。放諸後世而不悖。真相地描寫一個時空，抽象地適用其他時空，所含的哲理遍佈整個世界……。」參東方白，〈好作品〉，《台灣文學評論》第三卷第一期（2003.01.15），頁204。東方白：「好文章可以分為兩類——『巧』的與『慧』的：『巧』的作者：如王爾德、李敖、孫悟空……再怎麼跳也跳不出五指山。『慧』的作者：如蘇格拉底、老子、如來……高不可見，深不可測，萬物掌在五指之中。」參東方白，〈巧與慧〉，《台灣文學評

到此寫作目的非寓言筆法莫屬。

而東方白擅長通過寓言的題材、意象、情節的「能指」(signifier)，表達出深層豐富「所指」(signified)的書寫策略，呂興昌歸納出三點原因：一、從滿紙荒唐言中凸顯一把辛酸淚，深化小說的意念性與哲理性；二、淡化時空特性，彰顯普遍的人性經驗；三、取消人與其它物類的藩籬，反思人類本身的處境。<sup>18</sup>其中，在小說哲理性的表現方面，評者多關注東方白具備對人類終極關懷的宗教色彩，<sup>19</sup>但除此之外，我們也不難發現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東方白在短篇寓言中更傳達了不少老莊的智慧。部分作品的構思顯然是轉化了莊子的寓言：如〈十三生肖〉(1979)襲用了《莊子·齊物論》中狙公養猴「朝三暮四」的故事，透過此寓言讓讀者領悟不應「貪得無饜」而須「寡欲知足」；〈船〉(1979)則寫出了《莊子·胠篋》「盜亦有道」的精神。<sup>20</sup>東方白如此醉心於道家思想，窺探其因有二：其一，或許他是希望透過現代版的寓言小說，讓讀者較易心領神會老莊思想中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在參解透悟後得以讓自我獲得無形的心靈安頓。以東方白己身為例，當他在加拿大獲取博士學位後卻逢心情鬱喪低落，更因宗教歸屬的不安而忽忽惶惶之際，就是透過《老子》的啟發參透，才安然度過，得以再次仰望燦爛繁星而獲致平安。<sup>21</sup>再如東方白遭逢幾次寫作低潮期，當他誓言不再創作時，也是因為莊子「老樹不材」故事的砥礪，才能夠賡續漫長的筆耕生涯。<sup>22</sup>其二，老莊均身處動盪的時代，根據《史記》計載，

---

論》，第七卷第一期(2007.01.15)，頁233。

<sup>18</sup> 呂興昌，〈走出痛苦的寓言——談東方白短篇小說的憂患主題〉，收錄於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東方白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272。

<sup>19</sup> 林瑞明，〈寓言虛構與現實刻劃的結合——東方白集序〉，收錄於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東方白集》，頁9。另，歐宗智在〈真善美的永恆追求——東方白短篇小說創作導論〉一文也指出，東方白作品之充滿引人深思的宗教情懷。該篇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24。

<sup>20</sup> 〈十三生肖〉、〈船〉兩篇均收錄於東方白，《十三生肖》(台北：爾雅出版社，1984)，頁1-16、頁31-40。

<sup>21</sup> 常在情緒兩個極端走鋼索的東方白，林衡哲醫師以為他患有比常人敏感的憂鬱症(精神醫學術語：躁鬱症)，因而時常陷入鬱喪(depression)的情緒裡。陳燁，〈文學僧——東方白紀事〉，收錄於東方白著，《迷夜——美之群影》(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頁312-319。

<sup>22</sup> 東方白，〈自畫像〉，收錄於氏著《十三生肖》，〈附錄〉，頁175。另，「老樹不材」的寓言出自〈山木第二十〉，原文為「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

老、莊分處春秋末年與戰國時期，國與國間為獨大而相互篡奪，<sup>23</sup>二書均是他們在亂世中啟迪出的智慧哲思，十分適合日治以來就紛亂不已的台灣社會作為相應與省思之道。台灣歷經各種政權的殖民統治、省籍的衝突對立，甚至於面臨國際上的種種紛紛擾擾，都是東方白小說中關注的議題。我們觀察發現，雖然東方白長期寓居加拿大，但卻十分關心台灣，不僅將諸多小說的場景設定在台灣；<sup>24</sup>也逐漸大量使用台語創作，<sup>25</sup>可說是溢滿台灣味的故事。「身在加國心在台」，他或是希望透過道家在亂世開展出來的智慧，學習如何看待紛亂不斷的台灣社會問題。

本論文就在他「任何偉大的小說都奠基在哲學上」的創作信念下，<sup>26</sup>試圖解析深受道家影響的東方白，在他的寓言故事中化入了哪些老莊思想，得以成為一篇篇傳達普遍人性與宇宙真理的「慧」的文學；以及寓託出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後，又化用了老莊的哪些智慧。簡言之，東方白最為人所知的雖是百萬字的大河小說，

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參[晉]郭象注，《莊子集釋》，頁667。

<sup>23</sup> 莊子在世的大部分時間，宋國正是剔成與暴虐的康王偃在位。康王在位十一年，荒淫、暴虐、驕妄、好戰，於是齊、魏、楚等國聯合起來，攻殺了康王，瓜分了宋國。而莊子就那樣憂苦地眼看自己的國君相互篡奪，凌虐百姓，黷武窮兵。參顏崑陽，《莊子的寓言世界》（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2005），頁8-13。

<sup>24</sup> 如台北永樂市場（〈房子〉）、八里觀音山（〈黃金夢〉）、宜蘭南方澳（〈孝子〉）、陽明山，以上諸篇均收錄於東方白，《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台大醫學院、國賓大飯店（〈絕〉）、鵝鑾鼻白色燈塔（〈命〉）士林芝山巖（〈頭〉），以上諸篇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

<sup>25</sup> 在2011年出版的《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中選錄較近期的作品，如〈頭〉（2005）、〈絕〉、〈鬱〉（2006）都較先前的短篇小說使用了較多的台語對白，如姑成（苦勸）、踏硬（堅持）、目灑（眼淚）、勘（發音在「看」與「幹」兩字之間）、打不見（丟掉不見）、密婆（蝙蝠）、鼠治（凌辱）、應暗（今晚）等。另外，東方白將〈上美的春天〉、〈學生不嫌老〉、〈青盲〉、〈黃金夢〉這幾篇華語短篇小說重新以台語文進行再創作：集結出版《雅語雅文：東方白台語文選》。東方白在序言中表示，「我們的祖先只專注於『官場語文』的鑽營，而荒廢『鄉土語文』的耕耘，以致我們的『台文』如今還停留在筆路藍縷鄉野草創的墾荒階段」，因此他寫了這部《雅語雅文》，希望拋磚引玉，期許促成「台灣但丁」與「台灣歌德」的誕生。參東方白，《雅語雅文：東方白台語文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4。

<sup>26</sup> 東方白：「杜斯妥也夫斯基於西伯利亞苦牢時寫信給他哥哥：「寄給我《可蘭經》，還有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而如果你有任何機會可不經由官方送東西給我，千萬寄些黑格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歷史哲學》，我的前途繫於此書……。」讀了此信，誰還堅持小說只要故事，不需思想？任何偉大的小說都奠基在哲學上！」參東方白，〈小說與哲學〉，《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2005.04.15），頁238。

但他的寫作的起點、以及最鍾情的文體，其實是短小的寓言體故事。而這樣的形式，是與老莊思想及其寓言體有關。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必須進一步去探究他的小說與老莊思想的關係。在探討的文本方面，除了東方白直接以「寓言」命名的《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一書外，另有2011年出版的《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中的短篇亦多見寓言形式，故以此二部短篇小說集為本文的主要研究範疇。

## 二、自我的真實體會中悟「道」

高中時就已對哲學充滿好奇與興味的東方白，在偶然的機緣下翻閱《老子》後，第一次明白了「道可道，非常道」的天道，日後遂以〈道〉(1977)為名，寫下了一篇哲理意味濃厚的寓言小說。東方白將〈道〉這篇小說置於五憂中的「憂天」，乃是對生命終極關懷的思索，<sup>27</sup>但若從道家的思想脈絡，則有另一番對生命的體悟。故事發生在戰國時代，喜愛沉思的魯太子奇，十五歲時為三個問題所困惑：「他為什麼生到這世界來？他活在這世界有什麼意義？他要如何生活才能獲得最大的快樂？」<sup>28</sup>太子奇為求解惑，即展開探索生命的旅程。他一路問遍宮廷宰相名臣、泰山隱者，渤海海濱白髮老人，甚至契而不捨的尋訪各仙島的神仙，沒有一位仙人給予清楚明確的回應。最後他又回到渤海之濱，再次遇到老者，老人仍舊回以太子奇往仙山出發前相同的答案：「路似遙遠卻很近，物似模糊卻很明。」<sup>29</sup>太子奇突然了悟洞澈。當他準備把頓悟的人生道理帶回皇宮分享時，才由他人口中得知魯國早已滅亡，甚至還經歷了秦朝，已來到了漢朝。在沒有人相信太子奇的身分與經歷後，太子奇便帶著了悟的道往泰山隱士的方向走去。

這篇寓言顯然帶有陶潛〈桃花源記〉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意外結局，也因為作者這樣的安排，讓沒有機會重返皇室的太子奇，始終沒有說明他究竟徹悟

<sup>27</sup> 呂興昌，〈走出痛苦的寓言—談東方白短篇小說的憂患主題〉，收錄於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東方白集》，頁273。

<sup>28</sup> 東方白，〈道〉，收錄於氏著《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頁7。

<sup>29</sup> 東方白，〈道〉，收錄於氏著《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頁14。



了什麼樣的人生道理，這也正是《老子》開宗明義第一章中「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旨展現。<sup>30</sup>老子以為能說得出來的道理，就不會是恆久不變的道，因其不可言說，也就只能勉強給他一個「道」的名稱：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sup>31</sup>

道先天地生，創造了萬物，是萬物的始源與歸宿。道雖無聲無形，但卻無所不在；道循環運行不止，是為天下準則，然卻不可言說。在寓言中，通篇僅有白髮銀鬚老者以「似遠卻近，似模糊卻明晰」開示，究竟太子奇從這兩句話悟得了什麼？作者始終三緘其口，我們彷彿看到東方白變成了老子，對著讀者說「道可道，非常道」，希望讓讀者自己透過這個故事參悟其理。一如評者所論，作者企圖想要表達的是：「生命的疑問縱然有其答案，吾人也必須窮其一生躬自尋覓，才能獲致，絕對無法經由別人告知，也無法轉告他人。」<sup>32</sup>而那群仙島上的仙人，對於太子奇的大哉問，仙人們分別以不知如何回答、說明、解釋與提示回應，這正是具備老子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智慧。有智慧的人不輕易說教，而是要透過個人真實的生命體會與修為，以求對自我的生命課題有真摯與深刻的體悟。

再者，早在尋歷諸仙山前，白髮老人就給予太子奇回應，但他卻必須經過兩次提點，重新回到魯國後才頓悟，終解決了他出發尋訪的三個生命困惑。值得思索的是：為什麼太子奇遇到的是同一個老者？為什麼非得回到魯國始能了悟？其實，由渤海老人「路似遙遠卻很近，物似模糊卻很明」回答，正是闡述莊子在〈知北遊〉中的「道無所不在」：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莊子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sup>30</sup>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台北：華正書局，1981），頁1。

<sup>31</sup>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第一章〉，頁63。

<sup>32</sup> 呂興昌，〈走出痛苦的寓言——談東方白短篇小說的憂患主題〉，收錄於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東方白集》，頁273-274。

莊子曰：「在螻蟻。」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甃。」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

東郭子不應。<sup>33</sup>

寓言裡的東郭子問莊子：「道在哪裡？」莊子以道在螻蟻、雜草、瓦礫及屎尿中，以彰顯道的無所不在，萬事萬物皆有道。這篇小說的情節發展讓太子奇耗費了許多精力和時間訪仙山以解惑，且必須回到原點、遇同一個老者才了悟，這其實是東方白刻意的安排與構思。<sup>34</sup>其實，東方白想要說明的正是：道既然無所不在，那麼，又何須苦苦遠求？所以悟道的路程看似很遙遠，但其實離自己很近：事理看似模糊混雜，然只要讓自己的心明自然清澈悟道。

另外，從小說最後安排太子奇的國家遭楚國吞併、楚國再遭秦國滅亡的結果，可知其時正值戰火不斷的戰國時代。而東方白此篇〈道〉寫於1977年，亦是台灣國內、外環境紛亂不斷之際。國際上有1970年爆發釣魚臺事件，1971年10月25日的被迫退出聯合國。就在國民政府「漢賊不兩立」、「一個中國」的堅持下，許多國家陸續與之斷交；<sup>35</sup>也同時在這一年的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問中國時簽署《上海公報》，在公報中，尼克森總統認同「一個中國」的立場並回應毛澤東將逐步撤出在台灣武裝軍備，不僅埋下了日後美台關係生變的因子，也

---

<sup>33</sup> [晉]郭象注，〈知北遊第二十二〉，《莊子集釋》，頁749、750。

<sup>34</sup> 他在〈鳥語花香〉一文中就述及此篇小說的架構是：「一個人為了求道，從甲地來到乙地，又從乙地來到丙地，再從丙地來到丁地……最後回到甲地才頓悟而得道……。」參東方白，〈鳥語花香〉，收錄於氏著《十三生肖》，頁64。

<sup>35</sup> 在1971年有比利時、奧地利、土耳其、伊朗、科威特、黎巴嫩、秘魯；1972年有希臘、澳大利亞、紐西蘭、盧森堡、墨西哥、阿根廷、牙買加、剛果共和國、日本。

促使台灣人不斷反思身分的歸屬。而東方白也曾回憶初赴加國留學時，受過兩次政治的大震撼，一次是身分認同的問題，另一次是蔣介石違憲連任四屆總統之事。前者在——泰國華僑「你、我都不是『中國人』，充其量不過——大家都是『華人』」的對話中當頭棒喝，此後不再說自己是『中國人』(Chinese)；而堂堂正正改稱自己是『台灣人』(Taiwanese)！」<sup>36</sup>後者則在獨立思考後激悟蔣介石的蠻橫專斷，大膽地寫信將當時的總統比擬袁世凱。<sup>36</sup>此時的東方白一如小說中的太子奇，在經過空間的移動後，從台灣到加國才能對身分的認同課題有了深刻的體悟。寓言中的太子奇了解了道在萬物中的真理，也就不再為生命困惑所苦，也不因家國早已亡佚而傷痛，反倒能自在逍遙的做一名泰山的隱士。一如東方白在自我真實的經歷後了悟，不再為身分認同所苦，而能大聲說出「我是台灣人」的家國身分。

正因為東方白有了對台灣身分的認同，爾後在〈奴才〉(1979)這篇寓言中，藉由山東籍的小學老校工阿富自認家族世代均是奴才命，但卻展現出謙遜、盡責、奉獻的故事。這篇小說寫於1979年美國承認中共的同一年，<sup>37</sup>林鎮山就以為東方白在此是以阿富象徵台灣人的奴才情境與運命，雖然無法選擇出身，但卻由辛勤付出中獲得救贖，只為贖回他尚未出生就已失去的為人的自由與尊嚴，據此創造出對奴才負面「原典」的逆反。<sup>38</sup>東方白在此則寓言中再次表達出自己身為台灣身分的肯定宣誓，更進而激起東方白創作裡的台灣情，<sup>39</sup>次年隨即投入《浪淘沙》的大河創作。

<sup>36</sup> 東方白在聽完泰國華僑的一席話後說：「為了『知行合一』，將理論付諸實踐，更為了不讓外國人誤會我是來自『共產極權貧窮落後』的『中國』；乃來自『民主自由富裕繁榮』的『台灣』，此後我不再說自己是『中國人(Chinese)』；而堂堂正正改稱自己是『台灣人(Taiwanese)了』。東方白，《真與美(四)——東方白文學自傳》(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頁161。

<sup>37</sup> 東方白在《真與美》的「壯年篇」描述寫作〈奴才〉的背景。1979年元旦，他在海外居住地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告台灣同胞書〉，深為反感，因兩周前美國承認中共，並認知台灣是中共的一部分。東方白憤而出面召開同鄉開會，欲上書蔣經國請其更改國號、斷絕與中共關係、專力保衛台灣。但卻因同鄉中有人從中作梗而作罷。參東方白，《真與美(五)——東方白文學自傳》，頁79-95。

<sup>38</sup>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收錄於氏著《台灣小說與敘事學》(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299。

<sup>39</sup> 彭瑞金選編，《國民文選——小說卷III》，頁129。

### 三、去名位、忘財利的豁達人生

除了對生命關懷的「憂天」之作外，東方白對現實人生的觀照則在「憂世」、「憂時」、「憂民」這三篇中。<sup>40</sup>若自老莊思想著眼，向來不慕名利的東方白，自然在作品中傳達出道家主張的「生命不假外求」的真理。名位、財利，都屬身外之物，但一般人往往為了攫取名利而喪失自我本性，反倒得不償失，難怪莊子大嘆「德蕩乎名」、「名也者，相軋也」<sup>41</sup>，將名視為凶器。更何況，世間的道德禮教乃由人為所訂定，據此有了絕對的標準：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忠與不忠、孝與不孝，而人們常常為了執著於爭取人世間所謂好的名位而使出各種爭名奪位的偽詐手段。殊不知這些價值觀都是相對而來，並沒有絕對的標準，此一哲思在東方白的短篇小說中有相當多的演繹。

〈孝子〉(1975)就是東方白對於世間孝名的省思。故事描寫一個在宜蘭南方澳因外銷茶葉而致富的「孝子」，其父生前吃喝嫖賭，但孝子百依百順；父親死後，不僅舉辦了熱鬧風光的葬禮，並準備在墓碑刻上最體面的墓誌銘。原本盤算在墓誌銘上把父親的一生寫得盡善盡美，最後卻因一段奇遇而產生意外的轉折。當孝子在墳場上遍考其他墓碑的美文時，疲累恍惚間看見每塊墓碑前都跪著一個披頭散髮身穿白衣的人，一個一個都在磨墓碑上的墓誌銘，好奇的孝子一問之下才知其因。原來他們都被閻王賦予了必須在天亮雞啼前將自己墓碑上的字磨光的任務，否則將招致更多刀山油鍋的刑罰，這些亡靈忍不住抱怨：

這還不是我的兒子害了我！假如不是他在我的墓碑上刻了這許多胡說八道不合事實的墓誌銘，我今天也不致落到這步田地。閻羅王白天在陰間罰我刀山血海之苦還不夠，晚上還要罰我到世間來洗刷我不該得的虛名。……如果磨光了便完事也好，可是，天一亮，這些磨光的字可又顯出來了，於是第二天晚上又得開始磨。啊！這苦日子不知哪一天才能完結，要不是我兒子害了我，

<sup>40</sup> 參附表一。

<sup>41</sup> [晉]郭象注，〈人間世第四〉，《莊子集釋》，頁13。

我也不會死了還受這麼大的罪。<sup>42</sup>

在聽完諸鬼魂的牢騷後恍然大悟，「孝子」最後決定在形如一堵玉砌大門的大理石墓碑上，只刻了「皇考黃發之墓」（頁 216）及生卒年月，看不到他頌揚父親的隻句片語。鄉人們吃驚之餘，反倒議論起這個「孝子」竟如此「不孝」，其名一夕逆轉。很顯然地，這個故事嘲弄了中國向來阿諛諂媚死者的墓誌銘文化，如唐代善寫諛墓之文的韓愈，後世亦有諛墓之譏。但此文的重點乃在透過「孝子」為亡父撰寫墓誌的傳奇遭遇與心境轉折，讓讀者省思何謂「真孝」？如果「孝子」仍要保住「孝順」的美名，他大可在墓碑上刻下對父親洋洋灑灑的歌功頌德文字，其虛假的宣揚亡父的不實事蹟，必能讓鄉人大讚其孝，其孝名便得以在世間萬古流傳。但他最後決定一個字也不刻，甘心背負「不孝」之名，這是因為他體悟到真正的孝名並非來自外在的評價：因他在世俗的不孝之名，僅是表相；但能讓亡父免於閻羅地府的刑罰之苦，這才是真正的孝。

對於表相和真實的反思，也可見於〈臨死的基督徒〉（1962）中。故事以兩個死刑犯為主角：一個是受洗的基督徒克力斯丁，另一是生前對宗教抱持懷疑論，但死後真心懺悔，相信耶穌事萬物創造主的賀爾西。前者以靈魂得救的安閒之姿瞑目，後者卻因生前未受洗、懺悔時無見證人而無法魂歸天界，只好年復一年守在界碑處等後耶穌的回音。若從宗教性的角度，呂興昌就指出此篇寓言是對「世俗化、形式化的宗教儀式進行嘲弄。」<sup>43</sup>但若從道家不執著於世俗規範的思想觀之，這篇寓言要讀者思索的是：信仰若需執著於表相的外在形式，是否反倒忽略了內心深處真實的誠心？

若再回到〈孝子〉，東方白在此也闡揚了莊子在〈天運〉中論及孝的真諦：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sup>44</sup>

<sup>42</sup> 東方白，〈孝子〉，收錄於氏著《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頁 220。

<sup>43</sup> 呂興昌，〈走出痛苦的寓言——談東方白短篇小說的憂患主題〉，收錄於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東方白集》，頁 278。

<sup>44</sup> [晉]郭象注，〈天運第十四〉，《莊子集釋》，頁 498-499。

在這段看似繞口的文字中，莊子提及了行孝的六個層次，最重要的功夫在一一「忘」字。畢來德就詮釋「忘」的境界是：遺忘是熟練的結果。當深層的力量已開始起主導作用的時候，這種遺忘才會發生，意識才會放棄它的主管的角色而忘記自己。<sup>45</sup>當主體忘記「孝」，因為已經將孝內化，變成了一種天性，如此就能超越世俗的評價（兼忘天下），同時也讓天下人忘記我在孝順（使天下兼忘我）。這兩個孝順的準則，確實可以在〈孝子〉中窺奇端倪。小說末了，「孝子」未為父親留下歌功頌德的墓誌銘，卻落得了不孝之名，但他絲毫不在意，因為他自恍如夢境的鬼魂遭處罰的情節中了悟，不為吃喝嫖賭的父親揚其偽善，才是真正的實質孝順，而非僅是世間表面的虛名而已。

除了名位，財富尤其是世間凡夫俗子更加執著追求的。但在老莊的哲思裡，為了有形的錢財而失去無形的精神生活，不但本末倒置，甚而十分不值得，東方白在他頗喜愛的〈黃金夢〉（1975）中有很深刻的詮釋。<sup>46</sup>故事發生在八里觀音山下的墳場區，原是香燭小販的金來自從做了土地公送他一箱黃金的發財夢後，從此就躺在土地公廟旁的茅棚裡等待黃金到來。雖然有一輩子親如兄弟的好友南山幫他、勸他，但仍無法改變金來耐心等待黃金從天而降的決心。金來一等就等了四十年，等到妻子跑了，兒子走了，母親死了，自己最後病重而亡，臨終前「黃金夢」仍沒有實現。小說的高潮發生在好友南山為金來挖墳葬身時，卻意外地在金來坐了數十年的地下挖出一箱黃金，看到黃金的南山不但沒有喜悅，反不禁心酸痛哭，並將之與金來一同埋葬。

若由老子「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失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

<sup>45</sup> 畢來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著，宋剛譯，《莊子四講》，頁42。

<sup>46</sup> 「作者小語：我不知道〈黃金夢〉是不是我所有短篇小說中較好的一篇；但我知道〈黃金夢〉是我較喜愛的一篇！因此在為「東方寓言」精選短篇小說的時候，第一篇就想到〈黃金夢〉」。東方白，〈黃金夢〉，《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頁41。據觀察，東方白的短篇小說選集，都選錄了〈黃金夢〉，即便《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最後仍因版權問題無法收錄，仍堅持將〈黃金夢〉的書名列出，可見其喜愛程度。另，在東方白的自傳中就明白表〈黃金夢〉是他最愛的一篇小說。參東方白，《真與美（五）——東方白文學自傳》，頁23。

厚亡。」<sup>47</sup>我們自然明白南山何以如此痛哭難過。金來一意偏執於有形的黃金，失去了無形的親情與家庭生活，即便作者逆轉結局，假想作者讓等了四十年的金來如願獲送黃金，我們仍不禁思索：金來的執著等待，究竟是獲得的多還是失去的多？到底是看得見的黃金貴重還是摸不著的親情重要？其實在小說中，早已透過南山苦勸金來的話語中告訴我們：

我想人生最大的財富不是黃金；而是一一健康的身體，安定的工作，和一副慈悲的心腸。就以我來說吧，我天天勞動，所以一生沒生過什麼大病。觀音山幾乎天天有人來埋死人，所以我這份工作可算是十分安定的了。富人叫我挖墳，我樂意替他們挖，窮人叫我挖墳，我也樂意替他們挖，儘管窮人給我少一點錢，有時甚至沒給錢，我也不在乎，我心裏反而感到助人的快樂。所以世間三種最大的財富我都有了，我這一生再也沒有什麼要求了，即使你現在給我一箱黃金，我也不會覺得怎麼快樂……。<sup>48</sup>

對南山來說，等待黃金是一種外求的人生觀，價值根源在外，因此他不會因為獲得有形的外物而快樂；相反地，無形的健康、工作與慈悲心，反倒是南山認為此生最大的財富，所以從不會因為替人挖墳的報酬多寡而心情有所波動，自然就能自適自得、知足常樂。透過南山和金來的對照，東方白彷彿要讀者細細思索：外在的有形財富與無形的家庭情感，哪一樣才是真正重要而值得經營追求的？這個疑問，我們可以在莊子寫到一則「假國」人逃亡的寓言中找到解答：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sup>49</sup>

「假國」亡了，身為假國人的林回選擇拋擲價值千金的玉璧，只背著赤子嬰孩

<sup>47</sup>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第四十四章〉，頁121、122。

<sup>48</sup> 東方白，〈黃金夢〉，收錄於氏著《黃金夢》，頁9-10。

<sup>49</sup> [晉]郭象注，〈山木第二十〉，《莊子集釋》，頁68。

逃走。有人好奇問他，為何捨去千金玉璧，僅帶走了拖累的嬰兒？原來在林回心目中，玉璧再怎麼價值連城也不如具有血緣天性的親子關係，這是花再多錢都買不到的骨肉親情。反觀〈黃金夢〉中的金來，為了痴等夢中的黃金而失去了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光，在在曲解了生命的真正價值。應鳳凰就以為東方白在這篇寓言中或意有所指的影射：由於人們「不切實際」的本性，總是「務虛不務實」，黃金原來一直在身邊，只是肉眼看不見而已；<sup>50</sup>亦即親情、友誼才是人間最值得珍惜與擁有的無價黃金。

這兩則汲汲營營於財富利祿的寓言寫於資本主義起飛的台灣七〇年代，極具震聾發聵的警醒作用。台灣自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以後，因為鉅額的美援得以適時紓困並穩定當時的台灣經濟，促使台灣迅速地從農業為主的國家邁向工業化。最具有指標性的建設為：1966年在高雄設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這正象徵台灣已具備密集的初期工業國家的規模；七〇年代後，台灣快速由農業朝向工商業社會轉型，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當台灣經濟獲得高度發展，促使人們以不斷向外攫取有形的名位、財利為樂，反倒忽略了最本質內在的無價快樂，也難怪東方白將〈孝子〉與〈黃金夢〉置於「憂民」與「憂世」篇。

那麼，要如何才能「不憂」呢？在東方白的眼中，唯有將世俗的名利拋諸腦後，從自我內在獲得真實的喜樂者始能不憂。〈房子〉（1974）就是描寫經濟拮据、始終只能住在太太娘家的鐘錶修理匠，本來以為透過買房而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是讓自我獲得尊嚴與快樂的方法，然等他累積了十年的財富足以達成此目標時，卻選擇將此筆儲蓄拿出來協助家中發生意外急需救助的朋友，小說最後結束在鐘錶匠對妻子說：「買厝？買什麼厝？買一隻石獅咧！有厝的給無厝的做奴才」的有感而發中。<sup>51</sup>這篇寓言想表達的無非是：鐘錶匠雖然未能達成購買房子的有形滿足，但幫助受難友朋所獲致的無形喜樂反倒更多也更真實。

更巧合的是，〈孝子〉與〈黃金夢〉這兩篇小說都觸及了與死亡有關的情節。尤

<sup>50</sup> 應鳳凰，〈黃金夢導讀〉，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94。

<sup>51</sup> 東方白，〈房子〉，收錄於氏著《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頁261。



其安排南山的職業是挖墳一角，更別具細膩巧思。正因為挖墳者日日接觸死人的緣故，所以南山更能看透生死，淡薄財利，而終擁有豁達逍遙的人生。循此，東方白似乎希望透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名位、財利乃身外之物，人死之後無法帶走，一如〈黃金夢〉的金來死後，也只能將黃金堆在他的腳邊一同埋葬，根本無福消受。更有甚者，作者其實還透過南山的眼觀察指出，愈有聲名財勢者，其子孫反倒為了遺產爭得你死我活、家庭最後分崩離析；反觀無產可爭的窮人後代，年年爭先恐後到墳地掃墓，慎終追遠。在挖墳者觀察記錄的背後，作者希望引起讀者反思：人生真實的幸福指數並非與錢財成正比，況且死後也帶不走，那麼在生之際，又何須苦苦追求外在的事物呢？這兩則寓言傳達出為了營求外物而損害本性，甚至賠掉性命，是多麼本末倒置的寓意，無怪乎東方白以為「有名不就，有利不取」才是「無窮之樂」。<sup>52</sup>

不強求而隨順自然的道家關懷，亦可見於精短小說〈秋夜〉（1982）：

東方白伸手想摘他頭上的一片秋葉，於是那秋葉便對他說：「你何必早些摘我呢？反正過不了多久，我自己也要掉落的啊……。」<sup>53</sup>

細數這篇寓言的字數，恰巧和〈莊周夢蝶〉一樣只有四十八字，東方白以莊子寓言為標的的企圖不言自明。在這精短篇中，東方白將自己入鏡，以秋葉擬人的口吻訴說著萬物齊一，終將回歸天地的真理。既然如此，小說中的東方白又何必強摘秋葉？一如現實人生中何須強求名利財富？因此，唯有隨順自然，不被現實的名位羈絆，懂得寡欲知足，那麼世間的富貴或貧賤，得意或失意，榮耀或恥辱，以及種種相對的價值觀，全都失去了制約的作用，自我才能獲得精神上的真自由，也才能如莊子所夢的蝴蝶一樣逍遙自在。

當這樣的理念付諸於創作上，身為作家的東方白一反世俗的觀點，將「諾貝爾文學獎」視為「文學之毒」，<sup>54</sup>反對創作者為了獲獎而寫，遭獎項名利牽著鼻子走：

<sup>52</sup> 東方白，〈無窮之樂〉，《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頁255。

<sup>53</sup> 東方白，〈秋夜〉，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250。

<sup>54</sup> 東方白：「『諾貝爾文學獎』乃『文學之毒』——這話幾乎世人皆可同意，因為得獎不出幾年，

創作腳步應止於「出書」，之後如果指望更遠的「名利」，痛苦馬上就旋踵而至。<sup>55</sup>

創作的意義與價值不是為了得獎，雖然得獎難免開心，但絕不是一位創作者最初的起心動念；對東方白來說，所有隨創作而來的榮耀都是身外物，最重要的還是在作品本身。他就將一篇好的作品以太陽為喻，好作品本身就是發光體，不需借光（得獎）也可以永遠明亮。<sup>56</sup>因此在他的心目中，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是沒有任何獎項足以匹配，如托爾斯泰、歌德、莎士比亞和曹雪芹，他們都寫出萬古流傳的佳作卻從未曾得獎，<sup>57</sup>但絲毫不減這些大文豪對後世的影響和價值。東方白也一如老莊不慕名利，深知生命中的快樂與價值不假外求，因而指出「有名不就，有利不取，永遠向前」乃人生的最大快樂。<sup>58</sup>莊子早已提出「至樂無樂、至譽無譽」<sup>59</sup>的觀點，而秉持著「無獎若獎」的東方白，<sup>60</sup>必是受到莊子的啟發，東方白堪稱是道家思想的現代最佳代言寫作者。

#### 四、順性而為與無用之用的生命價值

老子曾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61</sup>意思是說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而道所取法的是自己如此的狀態。所謂自己如此，就是要萬物

這些作家大都兇死（如卡謬亡於車禍，海明威舉獵槍自盡，川端康成吸煤氣自殺……）千篇一律，沒有一個再寫出與獎前等量齊觀的好作品。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都將『名』、『利』看得太重了。」參東方白，〈文學之毒〉，《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2005.04.15日），頁239。東方白有多篇反對世人視「諾貝爾文學獎」為文學最高榮譽獎項的隨筆，如〈文學彩券〉、〈文學顛峰〉、〈不公又奈何〉等篇均參《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頁250-252。〈貪〉，《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三期（2005.04.15），頁228。

<sup>55</sup> 東方白，〈創作與腳步〉，《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三期（2005.07.15），頁228。

<sup>56</sup> 東方白，〈太陽與月亮〉，《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頁250。

<sup>57</sup> 陳燁，〈文學僧——東方白紀事〉，收錄於東方白著，《迷夜——美之群影》，頁329。

<sup>58</sup> 東方白，〈無窮之樂〉，《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頁255。

<sup>59</sup> [晉]郭象注，〈至樂第十八〉，《莊子集釋》，頁611。

<sup>60</sup> 東方白：「愈有錢愈不願誇示自己的財富，因為無望獲得諾貝爾獎，只好頻頻誇示被人推薦的諾貝爾獎。大智若愚，無獎若獎。可歎!!」參東方白，〈誇示〉，《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三期（2005.07.15），頁232。

<sup>61</sup>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第二十五章〉，頁65。

順著事理的本性而為，不扭曲其物的特性而生長，東方白就將老莊思想中「順性而為」、「隨順自然」的主張，展現在教養觀上。〈絕〉(2005)從耀祖甫自醫學院畢業的歡樂氣氛中拉開序幕，接著由父親和好友的對話中，得知原來耀祖對從醫並不感興趣，一心想念藝術系，曾與強力堅決反對的父親爆發一段激烈的爭執：

「膾使！你著愛讀醫學系，恰您大兄像款，絕對著努力考入台大醫學院！」

「但是多桑，我自細漢就愛畫圖，校長賞、市長賞、省長賞……得透透，這是我的趣味，所以我將來想欲考師大藝術系。」

「我講膾使就是膾使！你知影全世界有幾若個畫家才出一個Picasso恰一個Matisse？十個畫家九個餓餓死！若有興趣，將來做醫生閒落來的時陣才去畫，但是即馬你沒加我決定考醫學院膾使！」

「多桑，你是醫生，榮宗也是醫生，我頂頭的四個姊姊也攏嫁醫生，備厝已經有遐倪多醫生，敢猶有欠我一個？」

「有！就是孤欠你即個最後的醫生！因為我設的家規是：『子絕對愛做醫生，查某子孤會使嫁醫生，連新婦也著愛來自醫生之門』。」

……

「多桑，你敢膾感覺安倪分配沒公平？孤給備規家做醫生，叫其他的人全部做病人？」

「社會本來就是沒公平嘛，有能力的人盡量做醫生，沒能力的人才去做別項。」

「這問題我已經想誠久丫，多桑，我猶是決定將來欲讀藝術系。」

「若安倪，備就來斷絕父子關係！你復一年就會使由厝裡搬出去！你將來大學的學費恰生活費用一切攏你家已負擔！」

耀祖不再回答，父子爭論就此戛然而止……。<sup>62</sup>

父親強逼耀祖必須捨棄對藝術的狂熱，僅能依循父親所勾勒的生命藍圖——將來成為一名醫生，結縭出身醫門的妻子。就在父親的淫威下，百般不願的耀祖不得不

<sup>62</sup> 東方白，〈絕〉，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200、201。

隱忍順從，亦終如父親之願，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自醫學院畢業。但就在父親與友人耳酣酒熱、相談甚歡之際，耀祖卻選擇在畢業的這一天舉槍自盡，小說的結局就在強烈的反差氛圍中戛然而止，徒留一臉錯愕又無法置信的父親。耀祖的死，正是他對父親匡限自己人生方向的抗議之舉，也是為人父母者未能隨順子女的本性而製造的最大悲劇。

在這個故事中，揭示了子女並不是父母的所有物，而是獨立存在個體的寓示。老子在第十章就說：「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sup>63</sup>此章原是針對人君應有的作為和態度而論，而傳統父親在家的威權，往往可比擬一國之君，故可等同視之。若從教養的觀點詮釋，這段話的意思是：父母創造並養育孩子，創造養育並不能強行佔有子女，讓孩子有所作為卻不依恃靠他，隨順孩子本性生長卻不任意宰制，這是父母深不可測的恩德。一如東方白在《芋仔蕃薯》(1994)中翻譯黎巴嫩詩人哈里利·紀伯倫(Kahlil Gibran)《先知》(*The Prophet*)中的詩句寫道：

關於「孩子」，先知如此告訴我們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們是宇宙生命的兒女  
 他們經你而不是由你來到世界  
 他們與你相處卻不隸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愛但不是你的思想  
 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給他們肉體居所而不是他們的靈魂  
 因為他們是靈魂的歸宿你永遠無法窺見  
 你可以學習像他們而不必要求他們像你  
 因為生命向前永不回顧

<sup>63</sup>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第十章〉，頁23、24。

你只是弓而他們是箭

造化振臂彎弓把箭射向無限<sup>64</sup>

東方白這首譯詩鏗鏘有力地道出子女擁有自己的思想靈魂，絕非父母複製品的真理。但〈絕〉中的父親卻反其道而行，不僅規範所有的兒子都得成為醫生，女兒也只能嫁給醫生，媳婦也必須來自醫生之門，正是為人父者「生而有，為而恃，長而宰」的威權典型。小說安排兒子結束自己的生命，正是要表達出子女並非父母的所有物的寓意，當父母將不同特質的孩子一律塑造成同樣的模型，正違反了老莊「順性而為」、「隨順自然」的思想，才釀成了悲劇。

顯然地，小說中的父親強逼耀祖一定得投考醫學系，是來自他內心的執著。從醫／非從醫相對應於有能力／無能力、富／貧的二元對立，顯然是源自世俗的價值觀。歸納說來，即是父親認為從醫對外在的有形生活是有用加值的；而藝術工作者普遍窮困潦倒，無法提昇物質生活，是無用不值的。孰料父親為了滿足世俗「有用」的炫耀虛榮，最後卻因為他以為的「有用」而失去了摯愛的孩子。從老年喪子的結果來看，他似乎是個被傷害者；但從他要求孩子必須符合世俗價值的有用而言，他卻是個自害者，甚至還是個加害者。

東方白在 2005 年的另一篇寓言〈網〉就直接觸及了有用無用的省思，這篇小說評者已指出它「充滿道家哲學意味」。<sup>65</sup>故事裡的主角平水伯在戒嚴時期為躲避與二二八有關的罪名搜索而暫時藏匿在家後的蝙蝠洞裡。豈知蝙蝠因棄居已久，洞裡竟窩藏了一隻巨大的蜘蛛，讓極端痛恨蜘蛛的平水伯處心積慮地想要將蜘蛛置諸死地，但始終未能如願。然意想不到的，平水伯反因洞口的蜘蛛網讓他順利逃過阿山兵的追捕，後來甚至在毫無糧食與水源的困境下，學習蜘蛛「廢絲利用」的方法才得以維生：

（燕子）將洞口的蜘蛛網撞出了兩個西瓜般的大洞，令整張網東歪西斜，不成網形，連平水伯看了都覺難過，就不知蜘蛛要如何收拾……。

<sup>64</sup> 東方白，〈詩譯代序〉，收錄於氏著《芋仔蕃薯》（台北：草根出版社，1994），頁 3。

<sup>65</sup> 歐宗智，〈〈網〉導讀〉，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 192。

且說那蜘蛛不但不像往常放絲去綴補網上的破洞，反而將那殘餘的網絲一一吞進肚裡，一直等到洞口乾乾淨淨，不留一絲蛛跡，才不慌不忙爬回洞裡，在先前佈網的洞頂開始放絲，慢條斯理織起網來……。

平水伯全身通過一般電流，猝然之間有了一番徹悟，為什麼不學蜘蛛「廢絲利用」呢？他也可以「廢水利用」啊！從此平水伯將排出的尿水全部集中在水壺之中，一滴不漏，然後等口渴難忍，才倒壺喝尿解渴……就這樣，平水伯才勉強維持了三天。<sup>66</sup>

因學習蜘蛛的生命智慧而意外地救了平水伯一命，也讓大難不死的他從痛恨蜘蛛轉而成為狂熱的愛蜘蛛者。小說中由「廢水利用」而得以保全生命的情節，正是莊子「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最佳詮釋。莊子在〈人間世〉中一連串說了好幾個被世俗認定無用，但實際自我得以獲得大用處的寓言；這是因為一般人都太過強調「有用之用」而忽略了無用，因此莊子強調無，因為只有無掉用的標準的用，才是真用。舉其中一個大樹的故事為例，莊子說有一棵枝葉長得非常茂盛的大樹，工匠一反往常的不動手砍它，僅停歇在大樹旁，該樹未遭工匠看上眼而砍伐的理由是：樹枝太過捲曲無法用來作屋舍的樑柱，樹幹的木心裂開無法用來作棺槨，舔其葉子嘴巴就潰爛受傷，聞其氣味使人大醉三天，由此莊子下一結論：「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sup>67</sup>正因為這棵大樹不是世人眼中成材的樹，所以才得以保全生命，長成一棵與眾不同的大樹。這則寓言想要說明的是：如果一定要執著在現實世界認定樹的功用，那麼這棵大樹確實無處可用；但也正因為它的無用，才得以免其戕害，順著樹應有的本性而存在，成為一棵供往來路人遮蔽乘涼的巨樹，發揮了大樹任人休憩的大用。一如屎尿本為世人認為是無用的廢棄物，未料這無用之物卻在東方白的筆下發揮了有效的大用，得以讓平水伯維持基本的生物機能而存活下來，度過生命的最大困境與危機。在此，東方白要讓讀者省思的是：什麼是「有用」？什麼是「無用」？倘若無用反倒可以成為大用，那麼又何須執著世

<sup>66</sup> 東方白，〈網〉，收錄於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頁189。

<sup>67</sup> [晉]郭象注，〈人間世第四〉，《莊子集釋》，頁177。

俗的標準呢？

若再回到〈絕〉這篇小說，其父若能祛除世俗表象價值中 useful / 無用的執著，讓孩子順性發展，或許耀祖確實無法像 Picasso 和 Matisse 一樣在藝術界享有盛名，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耀祖不會因為本性遭扭曲而走上自盡一途，甚至喜愛藝術的他還能活出自我的光彩與自在。東方白在隨筆中，也舉愛因斯坦、牛頓、貝多芬、愛迪生、邱吉爾為例，勸告為人父母者不要一味從學業成績評估孩子未來的成就。<sup>68</sup>畢竟，孩子未來是否成材，並非決定在外在的世俗標準，而在於是否完善內在的自我與價值，能夠活得自在逍遙且安身立命，才是最大贏家。

這兩則表達出莊子對「有用」、「無用」反思的寓言，放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才是「有用」的台灣教育環境裡，確實具有省思和警惕的作用。雖然《憲法》第一五八條明文定出「國民教育以培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國民為宗旨。」但實質上台灣教育始終將智育擺中間，其餘放兩旁，東方白據此嚴厲指出「台灣制式教育培養出來許多『分數狂』，這種狂人什麼都想得滿分。」<sup>69</sup>也就在這樣一個未能落實適性教育與因材施教的教育下，往往讓擁有不同天賦的孩童被視為「無用」者而永生理沒其天分。而東方白在此正是想指出：不要執著於世俗有用與否的標準，才能活出屬於自己真正「用」的價值。

## 五、結語

最喜歡短篇小說此一創作形式的東方白，擅長以寓言的筆法，道出故事背後的意念與哲理。小說中的哲理思維，除了有對人類終極關懷的宗教味外，深愛道家思想，始終視「莊周夢蝶」為最高創作境界的東方白，自然也在他的短篇寓言中傳達

<sup>68</sup> 東方白：「愛因斯坦四歲才會說話。牛頓小學成績很差，被老師評為『前途茫茫』。貝多芬的音樂教師有一回對人談起：『做為一個作曲家，他毫無希望。』愛迪生小時，他的老師告訴他：『你太笨了，甚麼也學不會。』邱吉爾小學六年級留學，因為升級考試不及格。敬告諸家長——不要為兒子總平均沒有九十八分；會為沒拿前三名而悲哀。」參東方白，〈不悲〉，《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三期（2004.07.15），頁235。

<sup>69</sup> 東方白，〈分數狂〉，《台灣文學評論》第六卷第三期（2006.07.15），頁187。

了不少道家的智慧。喜愛老莊的他，也是在年歲增長、經歷滄桑後，才能夠慢慢學會了莊子的達觀，而後達到喜怒哀樂無動於心的地步。<sup>70</sup>或因在老莊哲思中學會安頓了自己的心靈，他極用心地在現代小說中闡述老莊充滿智慧的真理，讓讀者可以較輕易地了解並吸取道家思想的精髓。尤其老莊在亂世中啟迪出的智慧哲思，亦十分相應於紛擾不斷的台灣社會，也因此能在他的現代版寓言小說中，參解透悟後得以讓自我獲得無形的心靈安頓。

老莊思想以「道」為核心，首先在東方白的同名小說〈道〉中演繹其理。對於不可言說卻又無所不在的道，傳達出僅能透過個人真實的生命體會與修為，始能清澈悟道的領悟。此寓言故事的背景為戰國時期，十分相應於1970年代國內外事件紛擾不斷的台灣環境。和〈道〉中主角有同樣空間移動的東方白，對自我身分認同有了深刻的體悟，而終確立了身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家國身分。其次，有鑑於七0年代逐漸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社會，人們汲汲營營於向外追索名位財利，東方白在1975年發表的〈孝子〉、〈東方夢〉兩篇，就提出了什麼是真正的孝順與財富的省思，在此二則寓言中想表達的寓意正是：唯有不假外求的人生，才不致於曲解生命的真正價值。再者，東方白著眼於道家不執著是俗價值觀的思維，在有用無用的深刻反思中，提出「順性而為」、「隨順自然」的生命態度，才是真正的大用。由此相應於向來以智育為高尚的台灣教育環境，由〈絕〉中讓不得其所的高材生舉槍自盡的結果，不啻是一記當頭棒喝；再由〈網〉中原本無用的尿液竟成為救命的生命之源，無用反成大用的寓意不言自明。簡言之，東方白在此想說的是，唯有拋擲世俗執著的用，才能真正發揮自我的用的價值。因此，唯有隨順自然，才能如莊子所夢的蝴蝶一樣逍遙自在。而我們也忍不住讚嘆，在東方白這些充滿智慧與哲思的現代蝶語寓言，確實讓人吮指回味，獲益良多，一篇篇的「東方夢」早已在我們眼前。

---

<sup>70</sup> 東方白，〈父子情〉，收錄於氏著，《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頁242。



附錄一：東方白創作類型一覽表<sup>71</sup>

文類	書名	出版資料
短篇小說	1. 《臨死的基督徒》	台北：水牛，1969。 〈臨死的基督徒〉(1962)、〈□□〉(1964)、〈少女的祈禱〉(1962)、〈母親〉(1960)、〈中秋月〉(1963)、〈兩朵白玫瑰〉(1964)、〈老樹，麻雀與愛〉、〈噢！可愛的天使〉、〈早晨的夕陽〉(1960)、〈幽會〉(1962)、〈迎上前去〉、〈天堂與人間〉(1964)、〈夢中〉(1968)、〈錢從天上飄下來〉(1963)、〈第一千零一個「雨，雨傘與女人」的故事〉、〈線〉(1962)、〈把船漂到臺灣海峽去〉(1963)、〈忌妒〉(1960)、〈烏鴉錦之役〉(1957)、〈獵友〉、〈野貓〉、〈波斯貓〉(1962)、〈盲〉、〈重逢〉(1962)、〈勝利的敗仗〉(1963)、〈一個兩天快樂的周末〉、〈一個善良的婆羅門的故事〉 <sup>72</sup> 。

<sup>71</sup> 因本論文的研究範疇為短篇小說，故僅詳列短篇小說集收錄的篇目。本表之製作，主要參閱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之附表二，頁256-275。該表乃以東方白編，方美芬增訂，〈東方白寫作年表〉（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為本，再增加1993年後之創作年表。另，東方白，《雅語雅文：東方白台語文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一書是將華語作品改以台語書寫，非屬原創作，故未列入年表中。

<sup>72</sup> 這些作品雖都收錄在小說集中，但根據《浪淘沙》所附東方白自撰〈寫作年表〉中的分類，有部分作品東方白將之歸類為散文、論文，還有部分是翻譯之作。屬「散文」的有：〈老樹，麻雀與愛〉、〈噢！可愛的天使〉、〈迎上前去〉、〈第一千零一個「雨，雨傘與女人」的故事〉、〈獵友〉、〈野貓〉、〈盲〉、〈沙河與我〉、〈白溪與我〉、〈麗〉、〈學生不老〉、〈父子情〉。屬「論文」

	2. 《黃金夢》	<p>台北：爾雅，1977。</p> <p>〈<b>黃金夢</b>〉(1975)、〈莎河與我〉、〈白溪與我〉、〈麗〉、〈草原上〉(1974)、〈房子〉(1974)、〈熊的兒子〉、(1974)〈飄〉(1975)、〈學生不老〉、〈復活〉(1975)、〈上帝知道一切，等待吧！〉、〈<b>大文豪與小方塊</b>〉</p>
	3. 《東方寓言》	<p>台北：爾雅，1979。</p> <p>憂天篇：〈道〉(1977)、〈池〉(1978)、〈東東佛〉(1977)</p> <p>憂世篇：〈<b>黃金夢</b>〉、〈<b>臨死的基督徒</b>〉、〈□□〉</p> <p>憂時篇：〈鳥〉(1978)、〈尾巴〉(1978)、〈<b>草原上</b>〉</p> <p>憂民篇：〈阿姜〉(1978)、〈<b>奴才</b>〉(1979)、〈<b>孝子</b>〉(1975)</p> <p>不憂篇：〈父子情〉、〈房子〉(1974)、</p>
	4. 《十三生肖》	<p>台北：爾雅，1983。</p> <p>〈<b>十三生肖</b>〉(1980)、〈<b>棋</b>〉(1980)、〈<b>船</b>〉(1979)、〈<b>普陀海</b>〉(1980)、〈<b>長城</b>〉(1980)、〈<b>太子</b>〉(1980)、〈<b>鳥語花香</b>〉(1981)、〈<b>如斯世界</b>〉(1982)、〔〈<b>異鄉</b></p>

的有：〈**大文豪與小方塊**〉。翻譯之作有：〈一個雨天快樂的周末〉、〈一個善良的婆羅門的故事〉、〈上帝知道一切，等待吧！〉。參東方白，〈寫作年表〉，收錄於東方白，《浪淘沙》(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2069-2079。另〈**異鄉子**〉共四萬餘字，應屬中篇小說。這些非短篇小說的作品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此外，粗體字為顯示重複收錄的作品。

		子〕
	5. 《魂轎：東方白「後浪淘沙」小說集》	台北：草根，2002。 精短篇小說 〈古早〉(1993)、〈生日卡〉(1999)、〈我〉(2001)、〈空〉(2001)、〈殼〉(2002) 短篇小說 〈鐘靈〉(1992)、〈百〉(1992)、〈魂轎〉(1999)、〈所羅門的三民主義〉(1999)、〈跪〉(2001)、〈髮〉(2002) 中篇小說 《芋仔番薯》(1994)
	6. 《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	台北：前衛，2011。 〈臨死的基督徒〉、〈口口〉、〈奴才〉、〈魂轎〉、〈黃玫瑰〉(2003)、〈頭〉(2005)、〈命〉(2005)、〈網〉(2005)、〈絕〉(2005)、〈鸚〉(2005)、〈鬱〉(2006)、〈蛋〉(2007)、〈色〉(2007)、〈秋葉〉(1982)
中篇小說	1. 《芋仔番薯》	台北：草根，1994。
	2. 《小乖的世界》	台北：草根，2002。
長篇小說	1. 《露意湖》	台北：爾雅，1978。
	2. 《浪淘沙》(上)、(中)、(下)	台北：前衛，1991。
	3. 《OK 歪傳》	台北：前衛，1991。
	4. 《真美的百合》	台北：草根，2004。

散文	1.《父子情：東方白散文選》	台北：前衛，1994。
	2.《迷夜：美之群影》	台北：草根，1995。
自傳	1.《真與美：詩的回憶》 (一)至(六)	台北：前衛，1995-2001。
隨筆	1.《盤古的腳印》	台北：爾雅，1982。
	2.《夸父的腳印》	台北：前衛，1990。
	3.《神農的腳印》	台北：九歌，1995。
	4.「思想起」專欄	《台灣文學評論》第一卷第一期 (2001.07)至第七卷第二期 (2007.04)。
書信	1.《台灣文學兩地書》	台北：前衛，1993。
	2.《台灣文學兩地書(續)》	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
日記	1.《浪淘沙之誕生》	台北：前衛，2005。

## 徵引文獻

### 專書

- 東方白，《東方寓言：東方白二十五年短篇小說精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79。
-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台北：華正書局，1981。
- 郭象注，《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81。
- 東方白，《十三生肖》，台北：爾雅出版社，1984。
- 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東方白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
- 東方白，《芋頭蕃薯》，台北：草根出版社，1994。
- 東方白，《迷夜——美之群影》，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
- 東方白，《黃金夢》，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
- 東方白，《雅語雅文：東方白台語文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
- 東方白，《浪淘沙》，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 東方白，《真與美（一）——東方白文學自傳》，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
- 東方白，《真與美（四）——東方白文學自傳》，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
- 東方白，《真與美（五）——東方白文學自傳》，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
- 東方白，《魂轎：東方白「後浪淘沙」小說集》，台北：草根出版社，2002。
- 林鎮山，《台灣小說與敘事學》，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 彭瑞金選編，《國民文選——小說卷 III》，台北：玉山社，2004。
- 顏崑陽，《莊子的寓言世界》，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2005。
- 畢來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著，宋剛譯，《莊子四講》，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 應鳳凰、歐宗智編選，《頭：東方白短篇精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

### 論文

#### 1. 期刊論文

- 東方白，〈好作品〉，《台灣文學評論》第三卷第一期，2003.01.15。

- 東方白，〈不悲〉，《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三期，2004.07.15。
- 東方白，〈文學彩券〉，《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
- 東方白，〈文學顛峰〉，《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
- 東方白，〈太陽與月亮〉，《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
- 東方白，〈不公又奈何〉，《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
- 東方白，〈無窮之樂〉，《台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2004.10.15。
- 東方白，〈老與杜〉，《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2005.04.15。
- 東方白，〈小說與哲學〉，《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2005.04.15。
- 東方白，〈文學之毒〉，《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2005.04.15。
- 東方白，〈貪〉，《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三期，2005.07.15。
- 東方白，〈創作與腳步〉，《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三期，2005.07.15。
- 東方白，〈誇示〉，《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三期，2005.07.15。
- 東方白，〈四十八字〉，《台灣文學評論》第六卷第二期，2006.04.15。
- 東方白，〈巧與慧〉，《台灣文學評論》第七卷第一期，2007.01.15。
- 東方白、歐宗智合著，《東方文學兩地書》，連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九卷第三期，  
2009.07.15。
- 東方白、歐宗智合著，《東方文學兩地書》，連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十卷第一期，  
2010.01.15。
- 東方白、歐宗智合著，《東方文學兩地書》，連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十卷第四期，  
2010.10.15。